



翠娛閣評選曹能始先生小品卷二



閩中曹學佐能始甫著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仁和陶良棟贊皇評



○○○萬縣西山太白祠堂碑

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詠甚多。相傳李白讀書于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于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峩眉山、白帝城蜀道難

韻人負有韻  
語

婦人釋子  
備能知賢

等篇在集中可攷。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  
屬詞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妬。則東蜀  
楊天惠所載矣。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詩。  
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卧月下。花影  
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于水壺也。此真天仙語。  
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  
卽婦人釋子能知之。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縣  
人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余詩落  
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益甚致

慨焉。黃魯直勒封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南望  
鄢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愚謂  
太白宜讀書。此巖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  
好古樂然。予門人典客陸君升彤等。唯唯叶力。遂  
書源委於道士常明。且系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  
之精。隴西帝裔。產于昌明。起家少吏。不習逢迎。牽  
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  
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崱嶮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  
成。素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上。大非世情。棲泊

夸耀句妙  
人心有太  
白也

厥迹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邊  
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耀爲真  
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飲其聲清冷何以祠  
之尸屨上平裁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  
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  
然不見涕泗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  
二美則并江山勝豁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  
湮

若使西山不必有太白則是千秋亦不必有太

白愛無時已則祠亦無時已愛無處無之則  
祠亦無處可無記中殊有依稀惚恍之態筆  
想極其玲瓏

壽丁亨文奉常五十序文

去歲亨文歸自長安。憇予石倉之園。予笑謂亨文曰。夫子別我二年餘。子典劇。予履閒。固有分矣。然子之用舍陟降。人人亦得以是非白黑。子子之所為。苦必調停。以求無失乎內外者。亦得以哆口雌黃。而務快其私臆。孰若吾之引一泉則源源而來。種一樹則勃勃而長。移一石則與位置相安。構一亭則與情境相肖。子固不擇人為取。予人亦罔議子之短長。囂囂然陶陶然。吾之與子。其孰得孰失。

山吏部稽  
中散各行  
其是不得  
相訾

一駁明快

也歟哉。亨文曰：子忘世之談也。予誠無得以難子。然子之亭臺山水之樂，豈無待而然者耶？而其營度布置之巧，又能不用其心而然者耶？予復笑而應曰：予之用其心也，是博奕猶賢者也；而其有所待也，是冷冷御風者也。然予與夫子二十年之交，其初也，子為武林李官，以一介之使而導予遊天目矣。既乃徘徊于藤山之梅塢，其子遷民部時耶？又既乃夜半過予之浮山，其子起家選君時耶？所以剖心析肝，出口而入耳者，豈故能剔剔一機局。

寫出不得已本意

與世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也。人情物態閱歷轉深，門戶豁徑推求愈舛。君平棄世，世棄君平耶？今無子雲，後日無子雲耶？子何見之晚也。亨文曰：子之言然，是日乃亨文誕。與其仲借，予命兒子侍，舉一觴為壽。越次年為亨文五十，溫陵與三山有數日之隔。子述此以壽之，亦使人知予與亨文之交情，以千古為旦暮也者。

超脫

泉石無情故，無是非黑白。然使人盡以是為慮。

將國無任事者矣。總是英雄失意。故以調人。

○○○鄭母九十壽文

夫壽者人之所最難得者也。而婦人爲尤難。何者。順逆之境。喜怒生焉。亦人之常情也。而婦人者。其權聽之于外。旣不獲以自由。其意蓄之于內。又不能有所節宣。觸境之間。恒逆罔順。用情之際。少喜多怒。皆足以傷生伐性。而損壽命之源。是故范文正公以爲嫁女必勝吾家者。則由豐而之嗇。難也。魯公叔大夫之母。而紡績不替者。則由嗇而之豐。又難也。予觀于新安鄭君母。可異焉。母出自其溪。

理  
壽亦有至

不爲境役  
則心靜靜  
爲壽徵

南吳氏望族矣。治千金裝以嫁，亦至芬郁矣。于是歸鄭之日，而鄭家中落也。則所謂不如其家者也。母毀簪珥以資其外，至賢矣。供滌髓以事其姑，至孝矣。于是佐鄭有年，而鄭家復振也。則所謂不期奢而奢自至者也。毋于處嗇，不見其嗇；其于處豐，不見其豐。豈非境變而心則一者乎？及其夫之逝也，朔祠展祀，使其宗族合焉。子之長也，一出歸，使其勞逸均焉。而其爲德于鄉也，趨者夷，喝者陰。今歲大祲，議賑則蠲數中人產以應，鄰大夫之勸

應前所以  
壽

焉。秋之日，鄭君告歸，爲予述曰：此予母之事也。明年耄期至矣，敢請予聞鄭之宗族鄉黨，蓋以鄭先之百歲。汪大碩人祝母矣，又聞鄭君之遣一介于吳楚間，乞言李朱顧三大史氏矣。質言之，莫其宗族鄉黨若也。文言之，莫太史若也。予烏復贅，但覩夫母之壽徵，蓋有得諸性情之正而不爲外境所役者，則賢乎人遠矣。書之以備女誡。

世多尤婦人之悍者，此云多怒少喜，恒逆罔順，却又其宜然矣。使非云伐性傷生，易至損



壽几熾悍風

○○○孝子黃道祿傳

子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爲一表章之。然稍受抑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舍傍。日給私廩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鬱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頃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遭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釐飭甚具。民間有媿慝罔

一割再割  
宜知有親  
不知有身  
豈云術故  
事而已

不報聞。于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間。并間割編籍之。美金以餼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黃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聞厚也。僉以予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常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爲孝之至。其于毀體殘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譏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毀傷之類也。若爲天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

權恒根于心之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黃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祇見其父母之疾。沾危。吾惟有肝可割。則割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甲一思維。着一擬議。則安能剗刃于胷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固幽遠而難測。又不然。僥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謂黃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履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餌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割股不與旌表。懼人傷生也。上不可無此禁。然  
毀親之身。活親人子。何妨有此心。根于心之  
不容已。一句蔽盡千百之疑。

○○○復同寮啓

同官爲寮。誼比友于。獨切未見君子。心將道路俱  
馳。何意先施。不遺後進。敬聞命矣。恍如大樂。廣張  
復受餐焉。奚啻貧兒驟富。所望左提右挈。奉周旋  
以無虧。庶幾拙逸賢勞。補造化之缺陷。

開大雲盡碧天無際。

○○○冬至復同寮啓

佳辰長至。台福懋膺。筆書雲物之間。三卅正滿身。  
附日光之下。一線初長。惠損朱提。尊開自墮。立對

西山之雪信彼飄飄行看益部之星同茲耿耿  
詞鮮思雋

○○○生日復同寮啓

某馬齒徒增魚鱗已滿故園此日惟坐對平梅花  
西蜀經秋乃不勝平蓬梗辱注存于長者驚造化  
之小兒去日苦多視無聞不遠矣荷天不棄就  
有道而正焉

能化腐而爲新

○○○謝南大理啓

一紀郎曹半栖遲于棘下空名吏籍糜廩祿平庭  
中玄武湖光時時在目鍾山翠色耿耿于懷惟寮  
誼高故爾流連光景而別離遠特然問候起居  
挹湖光于玄武騫翠色于鍾山故饒秀爽

○○○金陵諸友啓

南曹太閒西蜀太忙光景難乎恰好當時不覺過  
後相念人情之所同然淮水鍾山坐享十年之福  
峩眉汶嶺行探一段之奇教士文翁祇慙前哲尚  
玄揚子空待後人若問西南夷何妨雅化如過八

他造語力

十日卽是歸遲

勁利劔初晚矧

○○○生日復武職啓

不佞書生生世碌碌無竒。豈如大將將兵。多多益善。惟三巴疲敝。仗鎮靜之遠猷。斯一日偷安。切感恩于同事。兼蒙記憶。備極情文。顧馬齒以增慙。望龍韜而爲烈。

新警

○○○年節復同寮啓

同事一年。感莫深乎提挈。先庚三日。義有取乎丁寧。望若春光。潤之雨力。曲終及始。循環之理無端。轉歉爲豐。造化之能以見。

○○○年節復武職啓

歲云暮矣。武功當與之成。庚者新乎。天寵自茲而始。不因保障。誰樂年華。仗裏東風。先入將軍之樹。枝頭殘雪乍傳隴客之梅。感此有心。報仍藉手。

切當

○○○答畢見素書

弟林居十年。卽受庇十年。茲者臺擢九列。雲泥分  
隔。然亦有陰受賜者。老杜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  
長流。此之謂也。遼事未已。徵及閩中戰艦八十隻。  
以費計之。萬金有奇。當事者固不妨搜括設處。以  
佐公家之急。但南北異宜。膠菜難度。而海島群寇。  
自福州下竿塘。以至隣浙之東甬吳之蛇山蜂屯。  
蟻聚。出沒如麻。所少者戰艦與糧食耳。茲恐駕舟  
之人。未必能多。卽多亦不能齊。發風濤之中。主客

中渚之屋  
矩

強弱之不敵。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者。非即此哉。是無益于遼。而有損于閩也。伏惟老公祖垂念舊德。不靳仁言。乞為停止。以紓困亂。地方甚幸。福澤無疆。畏壘尸祝。又其小者耳。

利害明晰。與國策顏率語同。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洪山寺施茶圓滿。住持惺安。與余議及上層左臂。結數椽安單。以處雲遊者。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灌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眾。恐是舉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灌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為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得而局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苟發一大乘心。即超于三界。

破老堪解  
常解

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能禍福之政如無邊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子願住持者以此爲本等事業勿憚煩勿偏見他人粥飯卽自家粥飯又願檀越以此爲無上因緣勿分別勿倦勤今生福德卽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衆不能持久則子先受三世諸佛之誑而還以誑世間當得犁舌之報纔爲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僧家幻住說甚風水得清野一解將上人入天上矣却恐塵俗之想難空

每段結處如明皇玉笛故遲其聲以媚人極嫵婉幽麗之致



○○○石頭菴募米疏

石頭菴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  
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睡  
聽無窮疊疊酬酢不勸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犁竹  
徑爲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爲庸俗有金錢

是得水中  
趣

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塵  
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  
徒某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水竹可與高人韻士領受若米須得有金錢人

往來。有是師。不可無是徒。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莫之間。而遇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叅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則有以饋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以無住故  
常生不滅。先生有以示之。更欲何處叅討。

○○○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卽  
供養人。受人布施。卽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岍傍。  
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  
之僧衆。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真桂者。其徒  
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者  
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  
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  
溢。晴則陂。竊欲剗而平之。左至于城。右至於橋。公

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柳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覽觀。輒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刹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徃徃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內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爲秦越。此事內而忘外者也。譬之干人垢其身體。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美觀乎。爲受用乎。桂上人之戒。臆老而彌慎。一切所有。公之于人。絕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禮懺。

壁上紅光。爲人受記。瞽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今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輩。一歎者。關梁之神。旣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痴。不爲衆善備也哉。余故樂爲之言。乙巳歲端陽日。

以大公行爲布施。布施可必其不染。此正動人處。

羊韻可與  
左軍書扇  
了公通同

○○○支提山說法臺超宗上人募建六度堂引  
予友商孟和宿根有慧性者而檀施一門未之啓  
仍茲獨喜超宗上人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說法臺  
其地故與辟支巖相近絕壁龍潭噴流于仍爲支  
提山最勝處而昔天冠菩薩說法于斯雨花繽紛  
者也孟和愿捨百金而誦于贊乃作畫百幅以代  
之勝緣韻事兩者兼焉顧謂予何可無一言相印  
證予竊聞佛以六度萬行度大菩薩而六度之中  
又以檀施爲首大凡以財施以法施皆施也而自

豈道法者  
每不宜世  
法

捨其慳囊邊見人我貢高之念尤施之大者也是  
故檀度能攝乎衆度而為作佛之根本以此孟和  
極言超宗上人坦直無諂曲真心為衆汲汲于津  
濟學徒恐人媮笑其迂而害成者衆夫直心是道  
場普心為慈父此正可以肩任大菩薩行而不笑  
不足以為道者然予聞之古德云平常心是道力  
願上人以無量無邊功德但作尋常去母分別于  
大衆母二三其始終則上人已自得檀波羅密矣  
以商君為創始先生之文為勸緣更有坦直者

為之募可云三絕

○○○寧化溫泉丘君墓誌銘

歲丙辰寧化丘德長來予石倉。眺覽園池之勝。因言其家所謂溫泉者。岩壑玲瓏。互爲明晦。燥則可席。溢則可舟。故予送其還里詩。有暗谷朝光瀉。冰花夕露滋之句。隨訂以某時徃遊。未果然。言此而心已馳于彼矣。乃未幾則德長以其尊人訃來。又未幾以其尊人襄事之期來。且屬予誌而銘之。予忝通家。生芻之訃。闕如。乃復鉛槧。是靳薄逾。章按狀君諱某。字本元。尚攷丘氏之家。溫泉者已數世。

筆老

而至本元君族始張。乃本元君之張其族者。不以  
駟馬。而以文學。不以素封。而以德義。然其家之逝  
者。藏孤者立。阡陌治而倉庫充矣。而其爲弟若子  
者。補于庠序。秀于成均。又未始不券駟馬資也。君  
以其餘力而好游。北走五臺。西上峨眉。東南歷南  
海九華。及雁宕五嶺。武夷。鯉湖諸勝。咸寓目焉。君  
又以其餘力而攻養生家言。遠之純陽子。近之龍  
江先生。覲諸夢。受諸口。詎不以君曰。載道器而異  
夫。諸腐肉朽骨者乎。君且祠宇之津梁之。公諸衆  
人。而匪一已私也。君之贍族周急。焚券造梁。不私  
其財。亦復如是。君逝。距生年七十有五。卒之日。不  
一言及家事。氣定神完。其効驗章明較著矣。銘曰  
泉之水。其沸如湯。岩隱而朝光。君生于其傍。高下  
在心。不言躬行。內勤外施。一弛一張。門庭旣立。游  
于四方。老而好道。詎歎望洋。桃枝之穴。厥兆彌昌。  
精以治身。斯爲善藏。  
不虛不實。不卽不離。欲指以諛墓而不得。



內江喻在莪墓誌銘

楚蜀相接之地。岑谿險惡。夷酋雜處。禽譖獸怒。情形靡定。當事者稍稍不克。奉揚

不彌暴而  
開蒙者鑒  
諸

天子威德。諱兵示弱。佳兵不祥。益甚難言之矣。然挑釁多在邊帥。貽禍則在小民人。但知行間天石之層傷。而不知輓輸餉道之更苦。但知事中之馳驅難措。而不知事後之功罪易淆也。噫。難言之矣。予同年喻君繩祖。初試為沅陵令。云其時有播之師。又有皮林之師。以五溪之水。當一路之兵。以四

方鳥合之衆。轉三十鍾一石之粟。緩之則愆期。急之則難必。其命縱之則逃。匿操之將變。自內出噫。難言哉。君以縣令而督餉。以文弱之軀而走箚壑。之險。以調停之術。而兩不得當。將吏之心。以升一俸之功。而博量移之罪。噫。難言哉。夫身有封疆之責者。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保民如赤之心。與夫開疆拓土之念。較則必不勝矣。身在鋒鏑之中者。猶能決勝于俄頃。而致遠任重之勞。與夫掩敗為功之術。較則又不勝矣。有勝有不勝。則其為功也。為

不居功而  
居罪正豪  
無肺腸

罪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吾知夫于不得已之役。而委宛紆徐。以存活千百人之命。則不以為功。而以為罪。可也。雖終其身焉。德不勝位。賚志以逝。亦可也。君自沅陵調棠邑。陞大理評事。丁憂起復。候補都下。而卒。以視乎播與皮林之師。有先君死者。有後君死者。使苟有殺一不辜之心。而自悔。平旦遺憾。千秋則不啻若霄壤矣。君之卒年四十有九。葬于其鄉。而先世後人詳于狀中。予以同年之誼。且守土。乃為銘曰。予治蜀也。知蜀事。觀君之所為也。

似有不平

悲君志不知乎世之功也。何惑乎君罪龍洞之陽。君其藏有功無功庸何傷。以理推之世逾昌。內地之民不驚。邊鄙之民易擾。繩急則逸。益樹之。敵人孰知之。讀誌猶令人想當日之難。

○○○先妣曾安人墓誌銘

今年余母安人得歸也。歸何以日。以土。婦人以嫁為歸。人以死為歸。死以土為歸。安人生十有九年而歸于余父。事舅姑。舅姑喜。事夫順。于余父。生不孝子二。女一。凡十有三年而溘焉逝。雖歸猶未歸也。譬如行千里者半途而夢歸其家。即夢中猶念所行之路未了也。歿之後凡七年。余姊長適人。是

拈弄巧倩

年余領鄉薦。又三年大父母相繼以壽終。即得祔葬。余亦成進士。與弟修俱納婦生孫。又六年余以

南京大理寺正被

單恩。父受如官。母贈安人。今年冬十二月初三日。葬于雲山。爲大父母冢旁焉。余小子罪莫贖竊謂。今而後母始歸也。譬如久在外者。聞其家之長老。得所少者。成立則與其身親而料理之。無異也。或曰。安人無德。曰。婦人無儀。則無德也。俗之敝也。爲婦人者。雖未必效勃谿反目。然不能事事順也。愛子以疾。撻下人如鬼。薪已大半如是。安人歸余家者十餘年。余雖孩。未嘗聞安人有此也。則當其溘

焉。逝之日。于理無憾矣。亦可以歸矣。謹銘銘曰。不終以養事。今以壤侍。今余母志。今

拈一歸字。宛轉成誌。不土木而成梁。

每恨作誌者。語刺刺不休。今多以議論成文。且簡潔可喜。

祭徐惟和文

噫予昔送子于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  
 未及一年余金陵既謫居兮子貽我書余荅子以  
 再兮忽徃其虛余聞計乃反走兮為位而絕徒恨  
 不得歸兮今歸何益既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  
 宮欲招子其來下兮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于時  
 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文兮一字一淚曰人孰  
 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而不得兮何景光  
 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明嘯號爾器太利兮造

常情中大  
有酸楚力

哀悼中教  
出其人之  
可思

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今死而不以為天爾生前其急人今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今去世若做屣子雖在地下今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名今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今予後死之有春秋

哀甚楚些而明爽過之

○○○祭梅子馬文

誰云造物  
無心無術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殼中苟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蹶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我于是乎有拔山蓋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慮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為而為者耶噫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爭氣耶君家季豹數年爭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車誠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皙風流豪爽

樗蒲百萬買笑千金。行且罄矣。後來交游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誠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厄我。或庶幾其悔禍于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僕邪。干將多缺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滿楮悲憤語激而奇。

○○葉君節秋懷詩跋

予觀詩說曰。春至艷也。女感之而悲。秋至爽也。士感之而悲。然非艷爽不能以相悅。豈二序涼燠時。顧顯自爲政耶。秋之色素。裏相喻者誰也。秋之韻長。與相屬者誰也。則非丈夫士不能而非婦人女子之所不能辨也。予復有說焉。詠美人者必以花草。詠花草者又必以美人。山水之佳者。固入畫圖。圖畫之佳者。又肖乎山水。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相如言工于形似。此皆詩家之正脉。韻士之極致也。

予甥葉君節少年爽朗剛腸素臆之士。乃其爲秋  
懷詩。則若寤寐美人而馳情于佳冶者。雖曰凜哉  
秋之爲氣。殊輕柔宛轉。不勝可憐春也。此固文人  
所藉以遣其筆端而激芳含潤哉。若必舉其人以  
實之。指其事以証之。則亦不但痴人前說夢矣。  
女懷春。動于艷。士悲秋。動于爽。實是以類應。



